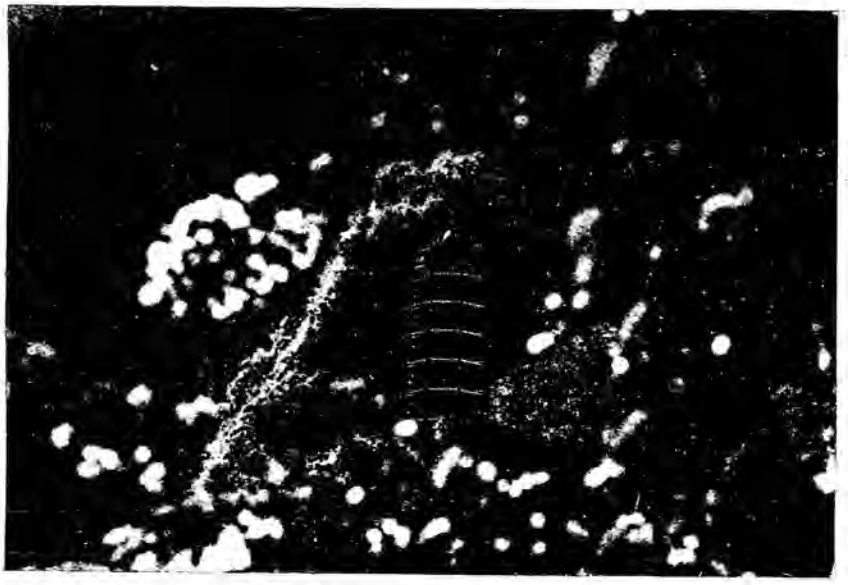
妙智慧門

緣起性空哲學的應用(二)



東秋侯

破執不等於亂來

許多人以爲佛家破執著，就是什麼都不要，連做人的規矩，處事的原則都可以不必再去堅持，而可以變得隨隨便便，吊兒郎當。該上課不去上課，該吃飯不去吃飯，該睡覺不去睡覺。有人問：「你何以如此？」他說：「佛教人不要執著嘛！爲什麼一定要上課、吃飯、睡覺呢？」如果您這樣的話，便是會錯意了。佛說性空是根據緣起說的。脫離緣起去談空、去破執，便落入「惡取空」，「邪空」了。緣起有緣起的結果，不讀書、不吃飯、不睡覺各有其不良的後果，與佛家的宗旨——「離苦得樂」相違背，所以是不對的。一個人若修到阿羅漢的境界，是可以不須讀書，吃飯、睡覺，但凡夫却不能。讀書、吃飯、睡覺仍是促進身心健康的主要「因緣」。

在緣起性空的哲學中，一切的事物、名言都無絲毫的絕對眞實性，都不應執著，但因緣果的法則却是極端地眞實而超越時空的。那些「因」加上那些「緣」，會產生什麼「果」，這是一定不變的，所以佛家常說：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、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。」有一條化學方程式：硫酸加銅，結果必然是硫酸銅，這個實驗你做兩次或一千次、一萬次，結果都一樣。一個人以仇恨心對待他人，天天如此　結果如何，不問可知。所以說因緣果的法則，是超越時空，萬古常新的。人際關係的和諧，以及高度的處事效率，亦有其一定的緣起法則可循，所以做人不能沒有規矩，處事不能沒有原則。

當代佛學權威印順導師說得好：「緣起性空的哲學要落實於八正道的實踐才無弊害。」這眞是透徹之言。所謂八正道就是正見（正確的見解）、正思維（正確的思想）、正語（正當的言語）、正業（正當的行爲）、正命（正當的工作）、正精進（正確的努力方向）、正念（正當的念頭）、正定（正確的禪定）。

一個人口口聲聲說他不執著，於是他故意不按時上班，故意

穿衣不扣鈕扣，故意隨地吐痰，故意在車上高談濶論，故作瀟灑豪放狀，行爲不顧到公共利益、社會秩序，在佛教說是「被法縛」。說清楚一點，他已執著於「不執著」了，因爲他的心已念念不忘於「不執著」，這種反常、失態的表現，乃是另一種形態的執著，同樣會帶來許多煩惱。

破執不等於取消一切假名

佛說一切事物及名言，無非是性空的假名，意思只是要人不執著於假名，並不是要人否定、取消一切假名。所以佛教有一句格言說：「不壞假名，而說諸法實相。」（註三）假名是無需破壞，也不可以破壞的。世間人說：「這是一座高山。」性空論者也說：「這是一座高山。」世間人說：「張三是政治學博士。」性空論者也說：「張三是政治學博士。」所不同的是二者對「高山」、「博士」之內涵的理解。性空論者認爲「高山」、「博士」雖爲假名，但爲了言說的方便，不可沒有這些假名。世間森羅萬象，千差萬別，所用以描述的名詞、形容詞、副詞、動詞都屬於假名的範圍，只要不當作絕對、獨立、眞實而加以執著，何妨靈活運用這些假名來說明奧妙的道理與事象。

佛教有二諦，即眞諦與俗諦，眞諦即出（超）世間的眞理，俗諦即世間的眞理，這兩種眞理不但不互相違背，而且互相融通的，所以叫做眞俗無礙，眞俗不二，眞諦說空，俗諦說有。眞諦說不生不滅、不常不斷、不一不異、不來不去，乃至於一切皆爲不可說，不可思議，離一切語言文字；俗諦却不妨說有生有滅，有常有斷，有一有異，有來有去，乃至橫說、豎說，善巧譬喻，窮劫不盡。所以佛經常說「無我」，但佛陀仍然自稱「我」，「我」過去世如何行菩薩道，「我」今世如何證得菩提。所以在佛教，眞實界的不可說，並不妨礙世俗界的言說。許多人研究佛學，就是在這一點上很難理解，需要較多的耐心加以突破。

不執著眞好

迷執是煩惱的根源，佛所不許，前面說過：一個人只要顧及時空因緣，他的執就不屬於迷執。比如說，肚子餓了就想吃飯，這是合理的。但是迷執的人就堅持要吃什麼樣的菜，到那裡去吃，不管他口袋裡有多少錢，不管時間來得及否。不迷執的人會考慮時空因緣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他不會堅持非吃什麼不可，非到那裏去吃不可。又比如說，有人對職業很迷執，非要幹那一行不可，「不成功便成仁」。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九日的中央日報有一則新聞說，某大學的張姓學生，因轉牙醫系不成而上吊自殺，這就是職業迷執造成的悲劇。不迷執的人考慮到種種時空因緣，一面不斷充實自己，設法改善因緣，或隨順因緣，不過分強求，只要能維持生活，貢獻社會，從事任何行業，都能覺得心安理得，勝任愉快。

世上男女對於愛情方面，常有很深的迷執。因此，報紙常報導因感情糾紛而引起的兇殺、毀容、潑汽油、燒房屋的慘劇。這都是所求不遂，而又執迷不悟的後果。許多人縱使未演成慘劇，但也常爲愛情而痛苦，憂鬱不堪。關鍵常在於心中的一念迷執：「我非娶她不可。」「只要我喜歡，她便沒有理由拒絕我。」「妳不答應，我就要妳好看。」迷執的人不會想到時空因緣，沒有想到兩情相悅，何其不易，須具備某些要件（因緣），因緣不足不可強求。不迷執的人常考慮到時空因緣，不隨意追求異性，不存非分之想，有眞緣則結爲終身伴侶，共同追求理想，無眞緣則寧缺勿濫，獨往獨來，何等灑脫自在！

不迷執的人常觀察時空因緣，隨順因緣，廣結善緣，做適當的事，說適當的話，動適當的念頭。他有點像孔子的「無可無不可」、「無入而不自得」；有點像老子的「無爲而無不爲」；有點像莊子的「逍遙」，更像佛菩薩的「隨緣自在」。

破單一因的迷執

在衆生的許多迷執中，單一因的迷執是大煩惱的根源之一。我們常把成功與失敗，幸運與災禍，歸結於一個原因。以緣起哲學的觀點看，這是錯誤的。緣起哲學認爲：宇宙內的一切事件，必須靠衆多因緣配合才能生起。「因」是主要條件，「緣」是輔助條件，有主要條件而無輔助條件，事情仍然做不成。比如某甲是位優等生，許多人完全歸因於他有一位好母親。但了解緣起的人知道，好母親的影響雖然很大，但如果沒有健全的父親，安定的社會，熱心的老師，以及他本身的上進心，也無法專心讀書，獲得優異的成績。一件事情的失敗決不是單一因所能造成。「某某政權垮台完全是因爲少數官吏腐敗造成。」這是不明緣起的人講的。許多年前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說，有一位少女時常責怪她的母親把自己生得醜陋，爲此事常與家人爭吵，後來竟然負氣自殺。佛教認爲，那位母親生了這位少女，是因爲彼此有緣的關係，至於這位少女長得醜，是因爲她自己前世業力使然。天下的母親決不可能故意把自己的女兒生成醜陋，而且同一個母親所生的子女，相貌好壞差距往往很大，怎能責怪母親不公平呢？

單一因的迷執使人心裏常想：「我今天之所以落得這個下場，都是某人害的。」「我今天之所以有此局面，都要感激某人。」有了這種念頭之後，對於害自己的人，仇恨一天一天加深，終於下定決心，不報此仇，誓不甘休。對於幫助自己的人，感恩一天一天加重，把其他人的功勞給忽略了。有人做了某些助人之舉，後來被他幫助的人飛黃騰達了，他便想：「要不是當年我幫助他，他何能有今天？」於是內心巴望著對方有所回報，要是對方一直無所表示，甚或忘記，他便破口大罵對方忘恩負義，這就是太強調自己功勞所引生的煩惱。

單一因的迷執使人過分看重某種單一因素，而過分忽略其他因素，於是產生偏差的心態。緣起哲學對宇宙人生萬事，有「如實」（恰如實際）的觀察，了解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，輕重等差，不過分強調某一細節，也不過分忽略某一細節。（註四）因此，一切榮耀歸於多人分享，過失也由多人分攤，何等公平、合理。最近幾年，在金馬獎與金鐘獎的頒獎典禮中，許多得獎人在致詞時，常表示對許多人的感謝之意，感謝他的父母、妻子，感謝長官、同事，感謝評審委員……等等，就這件事來說，這些得獎人都有緣起的智慧。

走筆至此，使我們想到社會上那些歹徒，惡貫滿盈，走上刑場，令人一掬同情憐憫之淚。這些歹徒所以如此，並非單一因素造成的。不全因爲他們本性惡劣，不全因爲國中時被編入牛頭班，不全因爲交上惡友。算起來，這些歹徒周遭的親友、師長，乃至整個社會、國家，都應分擔一些責任。如果大家能認識到社會混亂，人人有責的道理，消極上多做一些自律自清自制的努力，積極上多貢獻一些愛心智慧，相信社會風氣將會日漸好轉。

單一因的迷執使人迷信宇宙間所謂的「司命之神」，或「最高主宰」，或「註生娘娘」，或「註死公公」有絕對的權力任意操縱人的生死禍福。相信此生的一切遭遇都是由某種外力預先安排好的。所以「命裡有時終須有，命裡無時莫強求。」以爲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」以爲「我與你結婚，完全是上帝的旨意。」甚至以爲「大陸淪陷是天意的安排。」某人一生富貴榮華，某人窮愁潦倒，都是註生娘娘註定好的。某人被汽車撞死，某人被水淹死，這都是「註死的」。如此推論的結果是：「人不必努力，反正已安排好了，一切都是徒勞而已。」「這不是我的緣故，這是天意。」於是人可以不奮鬥了，遭遇厄運時，也不必反求諸己了，責任推得乾乾淨淨，何等輕鬆？正如項羽戰敗時所說：「此天也，非戰之罪也。」（這是天意啊！不是因爲我不懂戰略啊！）說穿了，這都是缺乏緣起智慧使然。

試問，縱然有註生娘娘，註定我生於富貴之家，但我若不努力奮鬥，我就能保得住這些富貴嗎？縱然有註生娘娘註定我長命

一百歲，但我死的機會何其多，走路不小心跌倒，可能腦震盪而死，不注意汽車機車往來，可能被撞死，平日一時氣憤，可能割腕而死。而且怎不想想，註生娘娘憑什麼註定我生於富貴之家，又憑什麼讓我長命百歲呢？

有些人競選議員、立法委員，到廟裏求神明、菩薩、玉帝保佑，試問，如果不靠自己的眞才實學，高尚品格，神明、菩薩、玉帝「有辦法」，或「樂意」保佑一個不學有術，爲人不齒的人當選議員、立法委員嗎？

某些宗教徒吃飯前有些儀式，用以感謝他們對其所崇奉的神祇之恩典，緣起哲學的看法是，護國佑民的神祇該感謝，但是我們同時也該感謝農夫的耕耘，百工的辛勞，與廚工的調製，否則一頓飯很難順利上口的！

羅馬不是一天建造的，也不是一人建造的，因此某皇帝或某大臣的功勞不應被過分渲染，而那些小百姓的苦勞不應完全被漠視。

破自然論之迷執

有人不迷信單一因或惟一主宰，却迷信自然論的說法。以爲宇宙萬物皆是自然而生，自然而滅。人類的生病是自然，戰爭是自然，私慾也是自然，一切皆爲自然，故人須順其自然，不可強求改變現狀。其實，佛經也常提到「法爾自然」，中國的老莊更是高唱自然。但是我們要知道，世俗的所謂自然，大異於佛老的所謂自然。世俗的自然乃指事物的情況而言，佛老的自然乃指自然之道理而言。世俗的人認爲：人爲的部分如文明的建設、政治的措施是可以改變的，而自然的部分，如人性的貪得好色、自傲排他是無法改變的，所以世俗的自然頗有必然的意味，好像許多事情都是該當如此，必須如此的。而佛老的自然，一方面是指法性而言，一方面是指法則而言。法性即諸法的自性，亦即現象界的本性，佛言空性即諸法的自性，現象界的空無自性，並不是誰規定如此，而是自然如此的。其次，法則即是因果法則，某些因，遇到某些緣，產生某種果，若因與緣相同，結果也一定相同，一千次，一萬次都是如此，絲毫不爽，這不是誰規定如此，而是自然如此的。法性與法則既然無法改變，只有順其自然而已。因此，世俗的順其自然是順其事，佛老的順其自然是順其理。二者有天壤之別。前者的順其自然，使人長居鄙俗煩惱之境地，後者的順其自然，使人永遠獲得智慧解脫。

許多人認爲，某甲的殘廢是天生的，某乙的愚蠢是天生的，既是天生自然的，便是該當如此，無法改變的。佛教則認爲，任何人的殘廢、愚蠢乃至於健全、聰明，都是因緣決定的。殘廢或愚蠢或許是因母體懷孕時誤服不當藥物造成，大部分的原因乃是前世的不良業因業緣所致。人的現在身心狀況，乃是過去所作「業」的結果。所以人若希望將來有良好的身心狀況，現在就必須注意檢點自己的「業」。（註五）所有的「業」都是「因」，這些業因，遇到衆「緣」，便會結果，叫做「業果」。比如說，張三向李四借十萬元，限期三個月償還，時間到了，李四自然會想到這件事。可惜張三交友不愼，生意失敗，李四碍於情面，縱然不立即催討，但心裏難免懊惱。借錢是因，交友不愼是緣，無法還債令人懊惱是果。佛陀觀察到因果的複雜性與深遠性，發現到生命界的許多現象，時間上牽涉到無窮的三世，空間上牽涉到無邊的法界（宇宙），所以才說緣起甚深，非凡夫智慧所能澈了。無論是說「業感緣起」、「賴耶緣起」、「眞如緣起」或「法界緣起」，總之，佛家的宇宙觀是不離緣起的。一切既是緣起的，所以人的富貴貧賤，智愚賢不肖，美醜強弱，國家的治亂興衰，風俗的隆污良窳，便不是天生自然，而是人爲造作與衆緣和合的結果。

正確的順從自然乃是順任自然之道，而非順任事物的現況。比如說，自私是人的劣根性，多爲他人設想，便可減輕自私心，

這是自然之道，了解了這個道理，我們凡事便多爲他人設想，來減輕私心，如此便能養成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的襟懷。如果有人說，人類生而自私，所以人應順任自然，加強保護私權，否則「人不爲己，天誅地滅」，這就走向狹隘的個人主義路上去，何足取哉！

破無因論的迷執

許多人說：「人生的際遇都是偶然的。」所以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，我……」便成爲一般常用的口語了。所謂「偶然」便是「無緣無故，突然發生」的意思。「某人無緣無故被車撞了。」「某人無緣無故，突然大叫。」「他無緣無故對着我笑。」但是我們仔細想想，一件事情無緣無故，怎麼會發生呢？說穿了，這只是無因論的迷執。

許多年前，我看過一本書，書名已經遺忘，裡面有一小段說到：「生命就像花瓣一般，風起時，花瓣紛紛飄墮，有的墮到籬笆上，有的墮到草地上，有的墮到茅坑裡，有的墮到水池裡，際遇不同，但有一點相同，便是花瓣的命運都被『偶然』所決定。」照這樣說，一切既是偶然，所以成功是僥倖，失敗是不幸，努力與否，品德如何，和人的成敗禍福，便沒有太大的關連。某人當皇帝，是因爲他僥倖生於帝王之家；某人三餐不繼，是因爲他不幸生於貧窮之家。某人考上高考是運氣好；某人落第是運氣壞。當然，百分之百的偶然論、無因論者是少有的，但一般人或多或少，總以爲人生的種種，總有少分或多分屬於偶然或無因。

緣起哲學的看法是，宇宙萬物都是緣起的，非偶然而生，非無因而生。一個人的成敗禍福與他今生的努力有關，更與他過去世的「業」有關。過去世未曾種善因的人，這一世很難遇貴人相助。過去世不能成人之美，這一世必是阻礙重重。每一個人今生的父母、師長、兄弟、夫婦，朋友都與自己有密切的「緣」。無緣是不能相聚的。緣有善有惡，善緣使人和樂相處，惡緣則令人衝突、駕扭。佛教說，一個人的福與慧，與今生的努力當然有關，但最重要的還是要靠前生的修行。修福得福，修慧得慧，功不唐捐，分毫不爽。有人前生修福不修慧，故今生有福而無慧，所享受的只是一種痴福，雖身體健康，不愁吃穿，頭腦却很笨。有人前生修慧不修福，故今生有慧而無福，儘管聰明絕頂，却窮愁潦倒，所求不遂。有人前生修福又修慧，故今生有福有慧，身體好，相貌好，環境好，悟性敏銳，學業精進。

總之，偶然論者或無因論者認爲許多事情是偶然的，無因的，所以是防不勝防，無須負責，努力也常徒勞無功。因此他們的生命是飄蕩無依，妄念紛飛的。他們不敢把握現有的，因爲隨時會有不測之風雲，他們不想勞心勞力，却常期盼好運忽然降臨。緣起論者却認爲事情的發生，原因或許難知，但不能說無因，既然事出有因，所以謹愼爲要，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穫，天下無徒勞之事。成功是衆緣的配合，不只靠一己的努力，功不必盡歸於己，失敗雖與因緣有關，主要還是自己的福慧不足所致，須痛自勉勵，不斷修福修慧。

充滿光輝的人生遠景

破除了種種妄執以後，緣起哲學使人建立健全美善的心理。俗語說：「有破壞才有建設。」佛法正是如此。它是「破立同時」的。佛學是一門高深的心靈工程學，世尊的種種言說，其目的都是在爲衆生破除顚倒妄想，建設廣大圓滿的心靈。

世人皆知，一個人不能沒有希望，有了希望，人才能活得起勁。佛教的人生目標是修成一位人格圓滿的大覺者—「佛」。「人人皆可成佛，衆生皆可成佛」，在佛教中是一個共識與共信。但這個觀念必須有它的眞理作基礎，這個眞理即是緣起性空的哲學。緣起論者覺悟到沒有絕對獨立固定的個性我。在三世流轉的

生命歷程中，「我」是無自性的，因此也是不斷亦不常的。「不斷」就是繼續存在，「不常」就是剎那變異，因爲「我」是如此地存在，所以「我」是可以改造的。換言之，愚痴的「我」，並非永遠愚痴；暴躁的「我」，也非永遠暴躁，愚痴可以轉化爲智慧，暴躁可以轉化爲柔和，於是成佛才成爲可能。另一方面，緣起論者覺悟到萬事萬物的空無自性，認識事物的可變性、靈動性、可析性，於是對於改造環境，改變現實，深具信心，古德所謂「建水月道場，作空花佛事，度如幻衆生，成夢裡菩提」，便是性空哲學的具體表現。

佛經說，從發心學佛修到成佛，須歷經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。成佛的路是如此遙遠而漫長，但基於因緣果的法則，種佛因，結佛緣，是必然結佛果的，因此覺悟緣起性空的人，內心必然對未來充滿樂觀及希望。他們了解，只要我努力改造自己，明日之我必可優於今日之我。對於他人亦然，性空論者相信，再壞的人也可以感化、改善。

總之，性空論者絕不會放棄對自我、對他人、對世界的美好期望。（待續）

附註

註一：請參見佛敎大藏經大寶積經「入胎藏會」。

註二：請參見佛敎大藏經中論、觀四諦品第二十四。

註三：請參見佛敎大藏經二諦章卷上。

註四：此處引用好友楊敏雄老師語。

註五：業，意爲造作，分爲意業、口業、身業，謂之三業。佛敎認爲一切的意念，言語及行爲上的造作都會造成某種結果，叫做業果。

春日登山

波開鏡面湧禪房，
古佛晴虛導向陽，
樹旺禽歌迎日暢，
湖澄曉嶺浴風涼。
雲繁雨霈深藏雪，
石竦天尊久見光，
路向通霄四顧處，
分明眼底絕蒼茫。

春日赴莊嚴寺道中

呼朋快暢御風行，
客久居然願拗情，
廓耳珍禽藏樹密，
彌天白日照胸明。
峰高野曠牛車疾，
骨重身空象步平，
汰絕湖光通海印，
菩提眼笑臉先聲。

出世

／仁俊法師

通霄舞罷醉歌喉，
夢裏魂牽甘作囚，
畢竟豪凌須出世，
風雲氣壯湧潮頭。